



述學

內篇三

江都汪中撰

墨子序

墨子七十一篇八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敘刻視它本為完書多誤

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為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

為表微一卷而為之敘目周太史尹佚實為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筮遷鼎

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為四輔賈誼新書數有論諫淮南子

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五年叔向周語秦

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丘明宣十二年竝見引重遺書十二篇劉向校書列諸墨

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後於後世

不靡於萬物不暉於世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

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

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其淵原

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為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
 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其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
 傳之禹者莊子天下篇也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
 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
 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為惠王猶頃襄王之為襄王由是言之
 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
 孔子矣藝文志以為在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
 後二十七年又言蔡公則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竝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
 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
 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
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為陳氏也
 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季季康子之卒在哀公

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
 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為鄰國事惠王在
 位五十七季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修身二篇其
 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
 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以堅白異同之辨相訾以綺偶不佞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為平原君客當趙
 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譽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為是學是時墨子
 之沒久矣其徒誦之竝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
 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
 之為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
 道家言二條與崙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
 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今定其書為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為
 雜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

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為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唯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此孔叢諸墨偽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為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為墨子臯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為

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卷為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瑟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竝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為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因啟涂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

墨子後序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喜

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為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為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學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為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為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倍謫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器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器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器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器

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為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器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為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土器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器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器哉若夫陵苑葬陵澤苑葬澤此為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苑人尙或殪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器史佚固節器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為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為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為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為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器以薄為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夕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器三月韓非子顯學篇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賈誼新書序

新書五十八篇漢梁太傅洛陽賈誼撰今亡一篇校本傳自凡人之知至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四百三十四字書亡其文據以補之問孝禮容語上二篇有錄亡書藝文志但云賈誼稱新書者劉向校錄所加荀卿子稱荀卿新書見於楊倞之序是其證也過秦三篇本書題下亡論字陳涉項籍傳論引此應邵注云賈誼書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論吳志闕稜傳始目為論左思昭明太子竝沿其文誤也自數寧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按鼂錯傳錯言宐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知當日封事事各一篇合為一書固有其體班氏約其文而分載之本傳食貨志爾其指事類情優游詳鬯或不及本書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重言也三古之遺緒託以傳焉容經以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舊本編錄亡次第今略以意屬之定為六卷題下有事勢有連語有禘事與管子書同例今亦仍之別為年表一篇俾覽者詳焉經典序錄所次本劉向別錄其敘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然則生固荀氏再傳弟子也故其學長於禮其所

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舊典仲尼之志蓋春秋經世之學在焉是故備物典策國所與立君舉必書以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也吾於荀氏賈氏之言禮也益信劉子駿稱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豈虛也哉其書述左氏事止禮容篇叔孫昭子一條先醒篇言宋昭公出亡而復位甯君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痺篇言子胥何籠而自投於江論誠篇言楚昭王以當房之德復國皆不合左氏審微篇言晉文公請隧叔于奚救孫桓子春秋篇言衛懿公喜鶴而亡其國先醒篇言楚莊王與晉人戰於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與左氏異同其時經之授受不著竹帛解詁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雅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杖舉取足以明教而已禮篇君道篇說詩騶虞鴛鴦靈臺皇矣旱麓均非毛義於時三家之學未立故秦時老師大儒猶有亡者師友所承不可盡知使得是千百說而通之豈復有末師之陋哉於乎漢世慕尚經術史氏稱其緣飾故公卿或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講授之師僅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勝蓋仲尼既沒六藝之學

其卓然著於世用者賈生也傳曰稱先王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賈生有焉
 班氏敘梁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於其經國體遠既明列其功而不詳其學
 之所本是以表而出之若夫五餌三表秦穆用之遂伯西戎而中行說亦以戒
 匈奴則既有徵矣謂之爲疏斯一隅之見也漢世是書盛行於世司馬遷劉向
 著書動見稱述孝昭通係傳傳則當時以教胄子傳職係傳連語輔佐胎教戴
 德采之禮篇之文載在曲禮今二書並尊爲經而是書傳習蓋寡道之行廢豈
 命也與藝文志賦七篇今見弔屈原惜誓服賦旱雲賦箴賦蔚爲辭宗賦頌之
 首可謂多材矣錄而附之亦成相賦篇意也乾隆屠維大淵獻且月江都汪中

述
 年表
 紀年
 高帝
 七年

時政

出處
 生

年表
 紀年
 高帝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三年
 孝惠
 元年

時政

出處
 生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高后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孝文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 二十二歲 二十三歲 二十四歲 二十五歲

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

徵河南守吳公為廷尉

帝親耕藉田賜天下田租之半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按文三王之立本紀在二年傳在三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本紀在三年傳在四年紀據下詔之日傳據到國之日也

淮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匈奴入居北地南為代王武徙為淮陽王太原王參徙為代王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絳侯周勃逮詣廷尉詔獄卒復爵邑 御史大夫張蒼為丞相

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徵召為博士超遷太中大夫

為長沙王傳為賦弔屈原

| | | | |
|-----|------|-------------------|------------------|
| 五年 | 二十六歲 | 除盜鑄錢令 | 作鵬鳥賦 |
| 六年 | 二十七歲 | 梁淮王入朝 | 徵拜梁懷王太傅 諫使民放鑄 |
| 七年 | 二十八歲 | | |
| 八年 | 二十九歲 | 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 | 諫接王淮南諸子 |
| 九年 | 三十歲 | | |
| 十年 | 三十一歲 | | |
| 十一年 | 三十二歲 | 六月梁懷王入朝墜馬死 | |
| 十二年 | 三十三歲 | 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 卒 |

右按本傳云梁王勝墜馬死諡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歿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為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文帝初立以吳公為廷尉吳公薦諡為博士是時生

年二十二故傳云年二十餘也經典序錄云左氏傳陽武張蒼授洛陽賈諡據百官公卿表蒼於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為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即位賈生受學於蒼必在其時矣傳云諡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諡舍其賦曰單闕之歲按史記歷書太初元年為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為昭陽單闕賈生以孝文元年為博士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旋出為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傳云後歲餘文帝思諡徵之至拜為梁懷王太傅則當為六年事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五年以後皆在梁其陳政事及諫王淮南王諸子竝當此時哀帝紀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懷王朝則賈生當從至京師王薨亾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賈生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是以故二千石畱長安也

石鼓文證

孫星衍編修以石鼓文為宇文周時物謂周書本紀數書狩于岐陽可據中請證之周書太祖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

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于岐陽天和三年行幸岐陽有此四事今檢後漢書鄧
騭傳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于上字之下爲小二
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詳此注之
意緣石鼓是三代之物故取以釋漢事而以古書發其凡若使石鼓製自宇文
則是以後證前雖愚者不出於此章懷太子與後周耳目相接張大安諸人均
有文學無容不知一證也元和郡縣志引吏部侍郎蘇勛之言曰史籀之迹近
在關中岐陽石鼓是也虞褚歐陽共稱其古妙按褚遂良年輩差後今不具論
歐陽詢傳云年八十餘卒旣不明箸其數且不知卒以何年攷古者亦無從措
意惟虞世南以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則以陳高祖永定二年生實當周世
宗之二年洎陳滅入隨世南年三十一矣是時周之亾才九年上距岐陽之狩
遠者四十四年次四十二年次二十八年又次二十一年使石鼓立于後周則
是甫經脫手之物以世南之博物精鑒豈得妄以爲史籀筆迹而歎其古妙傳
曰以今視古猶今也今之爲篆者有王樹給事中中生十歲而給事猶存然

中見給事之篆固不以爲李陽冰黨懷英也且歐陽及褚何以與之闇合二證
也周太祖割據關隴軍國多虞未皇文教其時文士惟有冀儁趙文淵及平江
陵始得王褒褒儁之書今不傳于世文淵于碑牘是其所長所書驪山溫泉頌
石刻見存其篆額筆法凡劣又不合六書以視石鼓文豈止霄壤使石鼓出自
宇文之世究是何人所書豈得寂爾無聞三證也或謂周世蘇綽嘗仿尙書作
大誥則石鼓仿小大二雅理固宐然然史稱綽穰稗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
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據武成元年五月戊子詔書已變
其格又世宗幸同州過故宮詩載于本紀猶是當時之體未嘗刻意摹古若以
爲出自綽手則蘇勛者綽之曾孫豈宐數典忘祖而遠傳之史籀四證也太祖
本紀大統十四年奉魏太子巡撫西竟自新平出安定刻石紀事則刻石載于
本紀矣若石鼓爲當世所刻何以但書狩于岐陽不書刻石五證也馬定國之
說今不得其詳編修旣有斯疑同人或多信之謹就其言辨之如此若其文字
淳古百世之下猶見倉史制作遺意好學深思之士當自得之今不備論也

廣陵曲江證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廣陵漢縣今爲甘泉及王長之南竟江北江也本篇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南齊書地理志南兖州廣陵郡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二文竝明覈可據本篇凌赤岸簪扶桑李善因扶桑之文竝赤岸疑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正承用七發文則七發扶桑當作柴桑字之誤也今潮猶至湖口之小孤山而回目驗可知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輿縣寰宇記赤岸山在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南兖州記潮水自海門入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勢始衰郭璞江賦所謂鼓洪濤於赤岸也今按此山府縣志所載土俗所稱均無異議故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矣往者吾鄉越閩辰六以廣陵濤榜其齋閣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云在錢唐其言實謬檢討所據者本篇弭節伍

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依注以骨母爲胥母之譌而不言二地所在又節酈氏水經漸江篇注以爲證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門浙江非吳地故越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也吳語大夫種謀伐吳曰吾用禦兒臨之韋昭注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是也爾雅釋地吳越之間有具區其言審矣于時戰地竝在今蘇州嘉興二府之竟故春秋定公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杜預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又闔廬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哀公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越語句踐卽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是也吳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內外傳所謂江竝吳江也故春秋傳哀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語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韋昭注江吳江也又吳王起師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韋昭注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也吳殺子胥投其尸於江亦吳江也七發注引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

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引吳地記曰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後一廟于此江上吳太伯世家正義引吳俗傳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卽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蕩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號曰示浦門曰鱖鯨是也吳投子胥之尸豈有舍其本國南竟五十里之吳江乃入鄰國三百餘里投之浙江哉然則伍子之山胥母之場固與浙江無涉不得引以爲證吳越春秋句踐殺大夫種葬于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其言固誕然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論衡書虛篇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尉其恨心止其怒濤也二江並祭子胥乃在東漢之世水經淮水篇注引應劭風俗記江都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

爾歲三祭與五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漸江篇注據吳越春秋以七發所云專屬之浙江則誤矣檢討又云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今以其地準之實在浙江之東自吳至浙不經其地且係堰牖小名何取於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時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之若踰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檢討又云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宇文則尤謬史記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據漢書諸侯王表地理志竝在元狩二年其時所更名者廣陵郡也而廣陵郡自有廣陵縣爲郡治爲吳江都廣陵三國都其名則在楚在秦在荆在吳在江都皆有之故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于是爲陳王徇廣陵樊酈滕灌列傳灌嬰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吳王濞列傳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不得謂元狩三年之前無廣陵之名也漢所置郡國若宏農陳畱平原千乘丹陽桂陽零陵武都安定朔方皆取縣名名郡廣平眞定信都

廣陽高密皆取縣名名國此例甚多故江都之爲國廣陵之爲郡爲國皆以縣也檢討不根持論雖越俗好鬼錢唐廣陵侯之淫祀舉子所業元人錢惟善之試卷皆備舉之而于經史正文反屏而不觀及一引漢書而其謬若是亦後學之大戒已至廣陵城本在蜀岡上邗溝環其東南江卽在其外故水經淮水篇注云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今自廣陵驛而北爲舊城之市河北至埜城折而東至黃金壩會于運河是其故趾自此入淮一名中瀆水故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是也晉以後江益徙而南故沔水篇注云毘陵縣丹徒北二百步有故城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是也今揚州城外運河唐王播所開事見播傳其時江猶至于揚子橋而東關以外在漢則江潁也然則城東小水之稱廣陵濤固非無據也凡檢討所云惟水經注承酈氏之誤其餘無一是者恐後人習謬而不知故爲正之

述學

外篇一

江都汪中撰

京口建浮橋議

爾雅天子造舟郭璞謂比船爲橋卽今之浮橋也川之大者若河渭洛皆有浮橋其建于大江者漢建安二十五年夏侯尙爲浮橋以攻南郡唐乾寧四年朱友恭爲浮橋于樊港以攻武昌宋開寶二年曹彬爲浮橋于采石以攻江南元至正九年伯顏爲浮橋于石筭以攻宋前史具載之今京口之渡至金山一里三分自金山至筭灣半之于江津爲最狹若南北造浮橋二道交會于金山行旅往來如在枕上此百世之利也昔杜預請建浮橋于河陽議者咸以爲古無此事預卒成之至唐猶賴其利近世李敏達公于鄞縣甬江造橋至今稱便有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道固然爾

廣陵對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申謁大興朱侍郎于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

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喜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咨于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諭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瞶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闕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寔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于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蒙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矇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取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眾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臯升壇慷慨必死爲期

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郝鑒董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眾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旣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唱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嶷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亾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覩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日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眾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于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母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閒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于張巡守堅于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翔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為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

內攬羣策

督師開禮賢館士多歸之

外抗

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為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為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為人臣

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閒由是言之廣陵何負于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郝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即戎與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仿佛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眾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畧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為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為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為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為

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既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巨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塢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倂竟御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日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眾應時崩摧秦因以亾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謚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尙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于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臬其上將偏敗眾攜長驅逐北由是倂據江淮奉唐正朔關土傳世終梁之亾不能得志于吳則清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

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陳之閒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亾若是矣又祝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閒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于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闈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違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偏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既陷武寧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既戕官軍屢劔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稀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遐裔羣盜蠡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

于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既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宁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辜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于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干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于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畧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九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長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策謹錄爲是篇

表忠祠碑文

并序

維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己卯

皇帝永念故明建文革除之際諸臣守不戴天之義隕身湛族百折不回當明中葉雖少弛厲禁終以臣子曲諱使忠臣義士之氣不伸爰命廷臣迹行謚以發幽光于是廷議爲專謚通謚之典其以靖難死者得謚凡一百某十文俾有司各祀于其鄉有失其里居者則于其授命所而臣某適典江寧府治西故有祠曰表忠明萬歷四年勅建祀太師魏國公徐輝祖文學博士方孝孺以下一百一十四人積歲而圯某奉宣詔書懼秩祀之不修使神靈怨恫無以稱朝廷式閭封墓之德用率官屬士民因舊基而廓之役不踰時所費爲銀五百六十八兩又醵銀二百兩權子母以共祀事維諸公或舉宗就夷孤傷無所血食而是爲其授命地旣應令典又協于因國無主後之義用屬臣中爲文刊石紀之辭曰

在明二世孝孫嗣服有叛曰燕盜我王國臣無二心天寶制之謀人軍師敗則

死之社稷可遷君也則亡孰是仇讎可與竝生于殄厥身于覆厥家君獲死臣其德不瑕匹夫有志莫予敢阻咨爾亂臣威虐斯沮仇牧隕首孔父正色九宗五正匪躬在昔矧矣門創報禮則重以我忠腸邁茲創痛亦有冥鴻山澤徘徊浩然悲歌用抒國哀凡此蓋臣人惟自靖身之不恤榮名孰倖運祖代往改厥朝列黃河白日風期不滅

皇帝稽古眷焉發筴渙是德音以薦毅魄祠官不承奔走踰踰有寢有堂

式彼舊章鍾山東顧興作雲雨朝日夕月照臨我宇治城縣蒞會朝所肄玉佩華裾明靈攸娛祀不一族類以同德昭格不違甘我飲食

天子教忠萬世維服翼翼齋宮人臣之鵠

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 并序

君諱田祖字稻孫先世北平人十四世祖愚以從明成祖靖難功官高郵指揮司僉事子孫襲官因家其地祖良璧舉人父兆鳳翰林院檢討君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為詩所作凡三千餘篇發言

深摯哀樂過人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諸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痼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矜立名節猛志疾邪少所容貸及其所善窮鄉末學一節之美終身咨誦不可弭忘與同里李愔王念孫友三人皆善飲句酒酣君輒鉤析經疑問以歌詩往牒舊聞汎演旁出嘲噓風生戲而不虐泊夫述先正之明清傷末俗之流失聲情激烈植葢其坐人故君雖窮老而志不衰乾隆四十二年君試於泰州五月乙亥經宿而卒琴瑟方御弔者在門逆旅桐棺視不受含斯生人之極哀已君生十三歲而入於州學既久始食其廩膳其沒也年六十有四葬在神居山某原祔於先人禮也妻陳氏食貧味道雅志夙諧先君即世今則同穴子載銘曰

於穆賈君實惟固窮鑒於前言以澤爾躬北風蕭蕭平地雪尺饑人在牀歌出金石駕我朱輜婆娑與神矯矯危言正彼淫昏心則亡疾名以不揚幽宮永夜鬱此剛腸小同蒙穉西華淪落家風遂隕遺書罕託善其何勸天亦難知我銘樂石惟亡愧辭

大清 誥授通議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馮君碑銘 并序
君諱廷丞字均弼其先隸公高之後食采馮城因而命氏世遠失其譜系明成
化中壽光馮盛以軍禁振武衛遂家代州五傳至明期領鄉薦其族始顯 皇
朝曰如京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子曰雲驥禮科給事中爲君高祖曰壘南
寧府同知爲君曾祖曰光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爲君祖曰祁翰林
院編修爲君父馮氏以文學起家至君凡十一世立朝涖官咸有名績家法謹
嚴爲北方所重君旣冠舉於鄉乾隆二十一年由蔭生授光祿寺署正君儀觀
溫雅造次必於禮法嘗引 見

上望其舉止喜曰是舊家子弟丁父憂去官君自以有祿於朝乃盡以遺產與
諸弟而任其喪葬之事服闋補故官官間少事因得肆意於學與大興朱學士
筠及其弟侍郎珪嘉定錢少詹事大昕青浦王按察使昶歛程編修晉芳桐鄉
汪舍人孟錫以名節相矜尙文章議論咸縕藉有根柢是時諸人皆卑官其後
仕宦或顯或不顯天下稱名德焉君多識史事尤精於地理自禹貢以下川瀆

異同都邑沿革口講手畫昭然如覩丹黃累篋老而益勤然不喜著書自娛而
已差監通州本裕倉有善政旣受代吏人往來京師更十餘年參謁惟謹遷大
理寺寺丞故事大理於三法司主平反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君在官
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刑部諸司皆怒而大學士劉文正兼刑部尙書獨心善
焉踰年遷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旣謁文正文正傾心禮遇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踰年遷廣東司郎中君公廉不受請託然用法持平多所矜恕是時文正方得
政所奏請無不當故君得行其志其後君由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于文襄
問君在刑部治狀君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
嗟賞其言告諸司官以爲法出爲浙江寧紹台兵備道兼海關監督歲造戰船
采木於屬縣吏因以爲利君閱實其木書之於策以次伐之吏無所容手潮犯
蕭山君急裝立塘上口水至則死於此督吏民修防更三晝夜塘得不壞歲入
有餘則以舉其地之公事次則施諸三族之貧者通人名德禮接如不及故交
遊士咸得其欲而君被服如儒者不聽音樂終身無妾媵遷官之日至無以治

裝調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承黃教亂後撫治彫敝務安靜不苛擾柵城三千七百丈以爲外衛數巡廳縣供頓餽遺無所受嘗一夕卻金如意七列城歎服稱盛事有吏職造船應支番銀二萬吏之子爲諸生其年當選拔吏請無受直而貢其子卒不許遷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江西當江湖嶺嶠之湊地險而民瘠是以多盜君廣設鉤距得其主名將竟其事會王錫侯字貫獄起君坐失察革職發軍臺效力贖罪尋準君捐贖發江南以同知用四十五衛巡駐上南巡駐蹕宿遷 詔許君降捐道員仍畱江南候補君自至江南前後爲總督者謂君不習爲吏接遇甚簡旣論贖盡毀其家不足當十一素畏慎善憂及茲牢落生意遂盡諸道凡缺七官輒爲人得署常州徐州淮安三府蘇松常鎮太糧儲河庫江南鹽巡松太兵備四道率不數月代去常日劾皇無所得食賈人責家咸見逼及其當官則清操彌厲同官或叩其所入輒權詞答之終不以其守蓋人盡心民事尤急貧弱雖一日必舉其職時人以君好施而無所取清而不刻篤學勤政未嘗近名謂之三反當君管河庫日大學士誠

謀英勇公以閱河至見君深相器重使開臨河集引河刻期而竣比還朝陳君忠實可任且言其淹恤由是補整飭江南鹽務分巡江寧道踰月遷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荊門州知州某爲民所毆以抗糧問君馳往撫定其衆究其致衅始末乃坐倡首者而貸其餘人施南民以爭地相仇殺君履行萬山中親定其界爲瘴氣所中重以饑勞舊疾遂作旣歸猶冒暑聽斷不少止踰秋浸劇請解官治疾甫報允而卒是爲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春秋五十九有八貧不能具含歛妻子歸無所居寄食 京師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痛惜君長於撫御短於應變故與同官多不相中而恒得民心嘗慕古爭臣守節死義昌言天下事遇事激發引爲己任 久宦 京朝隨牒平遷未有言責其後五官司道上不能專制下不能親其民清勤自力無所表樹經世之學體國之忠生不竟其施沒不傳於後世其可哀也已君取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塘周玉章女 誥封淑人子寔補八品小京官女適翰林院編修臨汾曹錫齡歲以君卒之次年十一月乙丑葬君於代州之煙望村裏也中自依有道迨一星終

愧以下才遇賞君丁始則窮烏投懷實蒙念分與年流言不信既而繾綣從公
 共涉夷險凡所披陳無不盡嘗恐朝露有期將使老母弱女累君高義而一
 辭祖道遽至撫棺遂以衰疾餘生哀述舊德天道人事其何可量銘曰

邈矣公高光我文昭畢分晉國馮坐秦朝東陽其延十世良德和龍亦雄四裔
 代州之顯當明末造綿祀二百自他有耀君生而貴亦與憂俱保世守官尺寸
 不逾高柴用刑別人感惠汲孺閉閣淮陽稱治君雖習吏澤不及民盛德在抱
 萬物知春在邦在家日有簠簋何以飭之臣心如水朝酌夜歌彼維何人乃速
 高位以康其身此焉小心履冰集木飭簡尺書倉皇詔獄鈞金孔棘俯首汗顏
 隕我國寶傷哉百緩牽復有時交摧莫訴如彼敬通坎珂末路目營四海受纏
 朱紱金玉滿堂泊如無物一材一藝百年千里聞名嚮風載矜載喜生館死殯
 其歸如林外無德色內無勸心戚戚兄弟莫遠具邇女憂女嘆如余在體窮年
 奔命一肉不完人賴舉火君死勤官年裁中壽家亦屢空完然白璧君子之窮
 百世有師清風不墜我無愧辭人惟墮淚

大清故貢士馮君墓銘

并序

有馮廷重者衰而造門以其叔父邵所為狀請中為銘而納諸其父之墓邵為
 人敦篤好學與中雅故知其言不苟乃屬詞曰

君諱鄧字翼績先世壽光人明成化中有曰盛者以軍隸振武衛遂籍代州至
 君凡九世曾祖雲驢禮科給事中祖欽刑部四川司主事父祖悅陝西整飭洮
 岷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君七歲喪母居喪如成人人事副使孝謹未嘗有過乾
 隆二十年副使以雷州府知府卒官君年二十有二副使故廉貧官數遷謫垂
 老投瘴地飾終之日餘俸不足其斂事代州水陸萬里歸無居業葬無地墓老
 幼百口莫知所依君年以弱年為家督謀慮枝梧率中夜廢寢北行未半資糧
 垂竭其家遂散君使諸婦孺各依其母氏而自與弟昇棺以歸間出稱貸四方
 經營生事以葬以養以迎其親屬督諸子弟就學取婦生子嫁其二妹凡更十
 餘年副使之家遂立初君之生也副使年四十有三人以為晚至是竟收其力
 焉君與其弟邴邵相愛甚邴既前天邵久客無子君命邵歸而身授學京師越

五年竟卒君以選拔貢生舉順天鄉試卒之年四十有七葬代州某原禮也君既立庀其家事風雨漂搖值而卽安而以憂勞損其天年終以客死宜邵之述德累行其詞有哀焉邵又言君事繼母有禮性平恕恢然長者惜中之不及見也銘曰

噫嘻馮君率是常道送死事生孝子惟孝喪葬既舉室家既聚眾曰清吏是宐有後曾是克家不康其身旅館僮奴傷哉飾中句注蒼蒼有子有弟百里見星猷撫爾視封土若堂巋然牛脊我銘志之終惟安宅

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

并序

君諱愔字孝臣高郵人祖某父某仍世好善多所周貸家故富贍因是遂貧君治諸經通敏于詩春秋尤深作解義數十條義竝精審晚好歷算得梅氏書盡通其術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爲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爲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竝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君子年爲長三人者兄事焉君知鬼神情狀不惑于非類于宋以後愚誣

之學距之尤力內行淳篤臨財無所苟與人交恂恂退讓己所不爲不以責人己所知不與人爭其所親善死生貧富不以易其心既久困諸生籍以高弟將貢于國學其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遂不入試而親棺斂以歸之君身短不及中人貌質樸嗜酒善諧笑至其執心尙義勇于爲人雖賁育不過也乾隆四十五年君成進士注選知縣越三年病卒年五十有一中旣與君久要得詳其行誼每觀先哲話言詩書所稱述求之君身則百行備焉嘗與同志歎息謂古淑人君子見于今日然君居則受侮于家出則不諧于鄉里客于四方游于京師人或始慕而終棄之其愛而加敬者不十人焉以爲古之道不宐于今今之人不足以知君也然君當少壯之日窮餓奔走汲汲無懼中歲以後百疾交侵支離骨立未霑一命竟隕中身女失所歸子又不肖則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後知世之同力以擠君者實順乎天心而莊周氏所稱人之小人天之君子者至于君而其言不驗焉烏呼豈示之命與銘曰

力學修行其職在我曰貧曰疾道無不可生莫我知沒豈貴名銜哀累德以表

余情

大清故吳縣儒學教諭等三墓碑并序

君諱汲字敏伯先世籍長洲明洪武中有某者始遷寶應之柘溝至君凡十三世曾祖可聘明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國亡遁跡完節以終祖萊皇翰林院侍讀與河道總督靳輔爭議海口奪官父崇修用人材辟召既見以疾固辭授銅陵縣教諭自君曾祖復遷於縣城君弱冠領鄉舉壻於武陵胡氏舅期恒巡撫甘肅從學甥館是時故撫遠大將軍方貴巡撫為之盡其力而偏愛於君君即有求謁再轉則得請於

上當君在道州縣或郊迎長跽因門下白事君儉德晦名蟄居誦習人事饋問亾所通二族既敗有同迹君於蕪湖推問累旬卒以不坐選吳縣教諭故時居是官者率倚富人為緣君守官櫟檄日與諸生論說經義未嘗詣人束修之禮非其道不以入諸生鳩民財以祀禹於包山既成言於大府君為議曰禹食於江以南會稽之廟實為命祀禮煩則瀆諸生自有先聖先師不可以侍前古明

王之祀由是中止縣為布政使治屋積材木於學宮君爭之不能得曰吾居其官是不可乎也去則惟公所為即日以病告歸學政晉寧李侍郎久之得其事惜君之去表其行迹下諸學官以為法君家居篤老三族之禮事弔死而問疾未嘗不在凍梨植鱗有暍其容登降折旋終日亾作多識

朝廷掌故先民德音出辭藹然依於忠信小大傾心虛往實歸鄉人君子莫不歎息以是為邦家之光人倫之表焉君恒日自力寫書燭入則痛其文不中程不止既病惟諷諸經卒之前夕次及禮記中遇誤文求書正之而沒於時年八十六矣是為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甲午遺命三月而葬不營佛事禮也中之妻於君為孀甥昔操几杖婁接音談委宛平生情瀾不竭願望崦嵫悽然身世之託曾不踰歲再經君里已在殯宮永念久要期亾慙負而君之子士宗務求之達官固不具狀謹據所知敘而藏之且繫以辭曰

喬維望宗三世箸首道訓之資義張其烈秩秩庠門載灑載掃日食其官日守其道大木百車問於弭歌我義不安它人則那杖函玉佩雖容井里洋洋話言

充人心耳惟寢惟良惟學與謀屬續縣縣雜誦其休廣川大業魯山德範既訓
既親吾生何憾惟以善人實以天全安其真宅式告萬年

黃鶴樓銘 并序

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鎮洋畢

沅撰

原任嘉定縣儒學教諭欽程瑤田書

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縣丞候補直隸州州判嘉定錢坵篆額

江出峽東至於巴邱沅湘二水入焉又東至於夏口漢水入焉於是西自岷山
西南自牂牁河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匯於是注於海而
江夏黃鵠山當其衝江環其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焉縣因山爲城山
之西有磯起於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恆數里於形爲尤險其上爲樓咸取
於山以爲名始見自孫吳酈氏著之齊梁二書並載其蹟於後樓之興廢史莫
能紀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

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閎麗稱其山川歷年六十堅密如新其下則水師蒙
衝在焉歲以十月都試吳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
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檣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
無高山溪林之蔽桴鼓一鳴上下百里若示諸掌姦宄無所匿其跡惟江夏自
宋立鄂州以來代爲重鎮

國家彊理天下慎固封守常以尙書侍郎鎮撫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蓋
四至趨風駟路劇驂輜軒之使不日則月西南際海屬國以百數終王受東累
譯來庭往反

上都皆道於此守土之吏率會於茲樓以飲食之禮親其僚友不降階序而民
風穡事胥可知也泊夫王臣咨諏每懷靡及舌人體委懷柔遠人治官莅民禮
賓詰戎邦之大事於是乎咸在外以設險內以經國地勢然也其有逐臣羈客
登高作賦感物造端下里怨尹邱羽人雲水栖遊徜徉乎其地均足以發抒
文采增成故實沅始釋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先後序同歲爲衣冠盛事蒙

恩敷歷茲繼其式既欣踐於勝地且感遺構乃爲銘曰

海有神山河惟底在三臺巔列仙伎處樂哉斯邱曾城之巔上標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迴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會是程蠻荆斯控光映鳥帑勢吞雲夢四野底平八窗洞屬登若馮虛望惟極目朱衣行水毛人墮城夢有先兆神或不經大別西踞樊口東趨神禹明德黃武伯圖川逝無停人往不作我紀茲遊思同民樂

漢上琴臺之銘

并序

自漢陽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隄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云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臺通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迥出塵表土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映可以栖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邱實具二美桃華淥水秋月春風都人冶游會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交一揮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旃之上靈蹤所寄奚事刻舟勝

地寫心諒符元賞余少好雅琴輟語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弭節夏口假館漢臯峴首同感桑下是戀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柹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

宛彼崇邱於漢之陰二子來游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汎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巖思避雨邈矣高臺巋然舊楚譬操南音尙懷吾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附伯牙事考

漢上伯牙遺蹟方志無稽誠不足道古籍載伯牙事所連及者琴操有成連方子春呂氏春秋有鍾子期成連方子春無所考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高誘注云伯氏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通稱悉楚人也又精通篇云鍾子期不聞琴聲者而悲高誘注云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誘受字於盧尙書立言不苟其時故書雅記存者尙多必有所本

期爲鍾儀之族則是世官而宿其業也其知音也固宐又鍾建亦爲樂尹不知與期何別也伯牙琴而駟馬仰秣楊倞注伯牙不知何時人今檢史記魏世家昭釐王十一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昭王問左右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如耳魏齊孰與孟嘗孟嘗也卯賢中旗推琴而對中旗秦策又作中期而韓非子難勢篇正作鍾期以推琴事準之則爲鍾子期無疑也昭王十年楚懷王入秦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鍾期之自楚入秦固有因也然則伯牙爲楚懷王頃襄王時人明矣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而湯問亦載其事者劉向謂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怪非君子之言以今考之正他書誤入之駁文也余旣銘斯臺因附書於石之陰以告學者



